

西園聞見錄

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西园闻见录（下）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西园闻见录（全三册）

丛书主编

李 竞

本书整理

吴丰培

责任编辑

姜亚沙

出版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印刷

临京古籍印装厂

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日期

一九九六年五月

印数

一三〇部

定价

四八〇元

兵部二十

馬政後

前言

閻仲宇

錢樞

謝汝儀 七

佚名

周用

王廷相

高文薦

吳時來

譚寧

萬一鏜

于慎行

吳允中

袁表

沈昌世 二

王家植

佚名

佚名

顧存仁

佚名

佚名

馬鳴起

住行

高皇帝 二

文皇帝

沐英

黎福

楊洪

黃仕儔

卷之七十一

汪道昆

劉效祖

佚名

雍泰

費宏

劉大夏

呂言

蕭康

陶大年

黃福

黃真

李陶

王以旂

王崇古

兵部二十

馬政後

前言

關仲宇曰祖宗立法種馬養在民間正欲舉生起依以備邊用今雖有種馬之額而無種馬之實徒有舉生之名而無舉生之用臣愚所以甚爲之痛心也先時議者有欲併去種馬止照地畝人丁出銀買馬此固可革時弊但祖宗養馬之法不可廢壞爲今之計種馬地畝人丁歲收已有定額但要種兒驃馬揀選四尺五歲以上十歲以下高大者存留矮小老弱者賣價區處買補湊完原數照額養在民間府州縣官一年四次太僕寺官一年二次止見點視務要應壯病瘦者依律問罪倒失者就令賠補永爲定例設有緊急亦可調用遇年有無舉生不必追究

卷之七十一

馬政後

太僕寺歲取備用大馬止照種馬定額派行各府州縣買解俟如十萬種馬歲取備用一萬只得十匹買一匹以地論之則出于五頃十頃以丁論之則出于二十五丁五十丁來舉一就取三萬或銀馬中半百姓亦皆信愿百姓止養種馬既不爲舉生受害設有生好駒起依變賣悉聽自便利之所在又人所必願豈有不用心看養種馬依時羣蓋而取舉生自然之利乎夫官馬民馬同一陰陽生生之道各處歲年起係大馬俱係民間所產類非天設地造議者以爲地產有宜否則古人冀北多良馬之說何每見諸載籍費于民而需于官者蓋由利害之分遂至懸絕喂養科罰之害在民舉生之利在官雖日健而求其好舉生決不可得種馬之額在官舉生之利聽民雖日健而求其好舉生亦不可得此皆情也亦勢必所致也臣廣詢博訪虧民損官其弊如此稟皇上俯察臣言勅行兵部從長議處施行則三五年間舉生既屬下不求其養息而自養息種馬雖屬官不求其壯盛而亦壯盛免官府查算印記之煩總管馬官吏書算人等科罰侵漁之弊公私皆得其便祖宗立法

養馬之意可保經久不廢矣

卷之七十一

馬政後

藩議馬曰南京河南山東之弊政莫此爲甚朝廷立國于北藉此數郡以爲根本而當無事之時首先困之而不爲之拯恤可乎夫丘海至今又數十年當此時已爲弊甚而冀拯以恤至在今日弊彌甚矣方今種馬雖養于民歲計備用馬匹則非種所舉也何也民無牧地無牧人無牧法也雖良馬亦斃而矧斃之餘也即歲值之皆驚也是故民間歲以脂膏之聚置于馬販之手而向入式之懼弗易也求一種舉之駒堪解以入式者百無是也果見種徒存無益有害之甚請削去種馬之令歲省草料民財百十餘萬且民願以種馬變賣輪價如折色每匹二十兩之例可得銀二百數十萬解貯太僕寺存備軍國之需其原額歲該起解備用馬本折二馬五千匹民間歡然仍如舊例爭先買解不缺是旦夕一舉而上不廢法下卹生靈利萬萬矣

謝汝儀曰祖宗養馬之制州縣有判官縣丞或主簿一員以管理每府有通判一員以總理又量地方各設太僕寺寺丞一員以分管比較法誠備而善也今之馬政日以就壞何哉正緣州縣管馬之官貪污者多

利馬之死不利馬之生一遇倒失按月收其常例謂之食補民若目
私圖便益習染成俗在在不免如此而欲馬政之修于州縣非大府之
通判較之州縣之官識慮雖顯行檢者尙多其弊亦有二焉柔儒無用
者恐點馬之起謗惕日玩時通不查理專務詭悅上官營求別委或問
理刑名或追并錢糧用以干名數望流廢己之職業若素人之視起人
置肥瘠于度外官以馬爲名謂之何哉如此而欲馬政之修于通判難
矣乃若太僕寺寺丞之官貴重而權輕事多掣肘行之不易每年出巡
比較雨運備用馬匹恆不及之是懼何暇復追種馬勢固有所不及也
況備用不完年終有類參之例種馬則無追補之期突聚于彼而優游
于此固宜耳故倒死既多一遇差官印烙之年各該州縣同時比併買
補買者既多價值自賤乘時射利之徒以致富而百姓囊橐罄然一空
鬻及子女者有之及印烙一過上下帖然以爲無事作踐者任伊作踐
倒死者利其倒死凡此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愚以民財可惜邦本宜慮
爲今之計合無遵照成化初年事例每年南北直隸各差御史一員河

卷之七十一

三

南山東添註御史一員一年一次領勘更替按官協同各太僕寺寺丞
督理種馬提調生駒遇有倒死即令馬戶以時買補惟是點烙驗該午
分之官請印照常點烙如州縣官仍前貪污管馬通判荒廢本業與各
條所言情弊逐一訪察禁約應提問者提問應參究者參究庶馬政有
益而緩養得專官吏知務而奉法惟謹爲寺丞者亦有所藉無復掣肘
蓋實有所相濟而非有所相妨此條舉馬政第一義也
又曰種馬之養正欲其羣養羣息生駒起解以備選用歷考祖宗之時
成化以前每驛馬一匹俱是每二年納駒一匹數不及者各該管官員
俱有提問降級之例時承平則法易遵法易遵則官易怠平日無提調
之方臨時爲違罪之計而紙上栽桑之弊與焉如張三馬原未生駒預
行報生某駒及駒生毛色不同遂置無用不免別買以移合冊民由是
不堪多作倒死弘治六年遂有倒失馬駒銀三兩虧欠徵銀二兩之
例此例施行而馬政壞矣何者每駒一匹而餵養三年方可起解草料
之費至少不下十兩水草牧放又用一人主之執若納銀而費少事輕

哉故當羣蓋之時將兒驛馬分布別用絕其生意間或種馬有孕百方
銜落求爲虧欠不過納銀二兩或一生駒致令倒失納銀三兩輪點烙
之年官吏懼罪逼迫小民臨時買駒多是如豺如狗充數舉白有駒之
名無駒之實正德二年御史王濟題奉欽依每年每馬一羣開合買備
用大馬一匹起解不必較其駒之有無生有有駒起解發賣悉聽自便
所謂變而通之此例之行似甚便也但自是以來種備二馬判不相維
有司每年上是比較買馬起解更不提調生駒種馬若無用之物無駒
亦不查究有駒任意作踐故建議者有以不必養種馬言者有以但徵
銀解部召商上納爲言者此皆徒見末流之弊而不求其始有乖祖宗
立法之意但勢至于此而必有以處之計臣所點烙馬匹共該八萬
八千五百九十四匹每日草料馬一分歲用財三十一萬七千一百二十四
錢况一倍再倍而不止者烏可賡有有限之膏脂養此無用之贅物哉此
弊之在于今日者也臣愚以爲州縣買解之馬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俱
民間所養豈私馬生駒而官馬獨無哉昔之弊也在無駒爲有駒今之
弊也在有種若無種勸懲不明民心日懈耳爲今之計合無申明舊制
參照新例請自嘉靖三年爲始嚴督各該管馬官員務要提調生駒如
三年之內一馬生有三駒者內揀其一駒起解一駒給馬頭以賞其勞
一駒同貼戶變賣起解之時乃照例一戶有馬三戶幫價馬頭眼同貼
戶隨丁田多寡分用若止生一駒二駒馬頭不必納駒于變賣銀內隨
意以多寡坐之其起解之駒仍照弘治九年事例齒少力強不及四尺
亦爲准依以視優異爲勸如此則民知有養馬之利矣三年之中一匹
全不生駒者其該幫各馬起解之價務要一時追給一羣全不生駒者
買價大馬務要四尺以上稍不及亦不得准依仍將羣頭馬戶各枷號
一月同擬發落或罰空腹銀二兩爲戒如此則民知所懲矣各該管馬
官員申明提問降級之例生駒不及不許考滿并轉遷若有虧項紙上
栽桑之病許被害之人陳告行之數年生駒既多流布民間不惟買馬
之易而祖宗良法美意庶幾復矣
又曰祖宗養馬之制應馬之多水草草蓋或不能皆以其時時使作踐

卷之七十一

四

恐稽察之不及于是乎量爲多少立有羣長所以都事而察其弊又推乎馬之病如人之病其弊之多橫死可惜也于是乎羣長之下又立醫醫所以責其往來治療馬匹立法之意如斯而已今有司不能端求法意羣長常川存留在縣跟同里老人等朝暮打卯中間一年一換者有之半年一換者有之甚至三月一換者有之不才官吏因是利其交代以爲優渥之計醫獸人有一番弓兵各官分派侵占狡猾之徒因而營求差使爲業甚者看馬獸醫又有一番額設醫獸又有一番看馬者多市井無賴額設者輪流應當故小民里長之役方滿羣長及羣長之役未歇醫獸復來往來奔命皆爲馬而已問其本業茫然不知有司亦不以其當爲者責之此其弊之在今日者也臣伏觀洪武二十八年事例每馬五匹立羣長一人每羣長下選聰明子弟二三人習學醫獸看治馬匹永樂十八年事例每馬十匹立羣長一人成化八年事例各處醫獸每州定設二名每縣一名歲終更換欽此以臣所歷州縣查之大約直隸者每馬五匹立一羣長在山東者每馬五匹立一羣長惟直隸河間一府河南開封三府最爲參錯不齊順德鄆鄆一縣種馬止有五百九十五匹羣長乃有二十九名之多至若醫獸雖馬少州縣亦有四五六名是成化八年之例未嘗行也所以然者州縣之大馬常至一千之上概以一二名限之顧東失西更濟何事又況起解大馬中途恒用一二醫獸跟押看治勢不可得而行也爲今之計合無將羣長悉照永樂十八年事例通行有馬州縣定爲五十匹設立羣長一人一年方許更替一次中間參錯不齊者通行改正使其常川在鄉往來調習各該馬戶羣蓋以時務要生駒若有將馬耕田耕地使車賃雇與人等項作踐者具呈州縣從重究治獸醫各肆定業成者一人專以看治馬匹州縣多寡降殺市井無籍與輪流充當等項一切革去仍勅各該州縣止許朔望點卯一次于羣長責其半月之中提調羣蓋過定駒馬若干各該作踐馬匹人戶若干于醫獸責之半月之中醫過馬若干致倒失馬若干各該官員親筆填註報季點時視若報定駒而致落胎者罪及馬戶若未曾呈驗其有破船傷者罪及羣長醫獸則以療之多寡

卷之七十一

馬政

五

定其勤惰能修其業復其本身若治療無狀另行更換如此則使知本分之當爲而咸思勉矣若州縣官吏仍常川拘留在縣役替等項許害之人陳告問擬建制庶幾職業不妨馬政可修矣又曰直隸養馬之例每地五十畝養一兒馬百畝養一騾馬此外又有餘地有白地何謂餘地假如一縣原有養馬地百頃通以騾馬計之算該領馬一百匹若止有九十匹其剩下十頃者聽其養馬餘地之項何謂白地直隸之地有例不起科者以不起科之地通融養馬徵糧地內牧兒馬名爲五十畝者有之騾馬名爲百畝二頃三頃者有之白地之謂也便此地俱存焉何累哉但縣倉之時各該官員假手書吏得過之家營求撥爲餘地貧窮下戶湊合養馬餘地之費每年每畝出銀一二分若養馬一年至少亦費銀一錢又况餘地有徵銀之名無解銀之實而養馬草料日不可無買馬坐派歲不能免故狡猾者束手傍觀而小民日以累窮即此由耳故一時追馬緊急或將養馬畝地捏作白地出賣或受累不過舉家逃移有馬頭逃而累及貼戶者有貼戶逃而累及馬頭者往往皆然故地之見在者無幾臣又訪得各處風土多係村落自相排擠如第一社原編馬五十匹今雖戶口消耗不得減少如第二社原養馬二十匹今雖人戶蕃息馬不增多夫州縣之馬固有額設彼保馬常有一定裁皆狡猾之徒以此藉口恐嚇官吏而苟祿少剛之徒生民之困莫之省耳此皆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愚以爲見在之馬而民已不堪焉可復加棄餘地以贖之濟時上策無過如此而司國計者恆以軍需爲辭又恐行之未易也爲今日之計合無通行直隸養馬州縣逐一查勘原係養馬地土至今逃絕共若干即將現在餘地人戶照數撥補仍點此社不足彼社得以補之不得自相排擠累罪損而各該逃亡之地仍編入餘地內候逃戶復業照常徵銀解寺或軍需索緊急之時暫令里甲賠納亦輕少易辦如此狡猾者不得以幸免貧窮者不至于獨累養馬之餘地自存小民之貧困得以蘇矣又曰州縣立里甲之馬所以應付使客接濟往來故十年一次輪流應役之時各甲名下預行徵銀買馬以備差撥其來者矣自配立馬戶而

卷之七十一

馬政

六

有司視種馬爲無用之物里甲之馬多不查究其間復有貪污官吏暗受偏手故行賣放專一將種馬輪流差撥月無虛日歲無虛月或默載雙人或負重行李數死不瞻養暇生駒况又賠辦草料出差僱覓一人跟馬者有不可盡述者一爲跑走所傷瘵破中風飭傷腿癱瘓至倒死又累馬戶重行買補玩法殃民豈忍言哉更不止此有兵備地方調種馬以拿賊者有之府佐下縣勒種馬以驅道者有之官吏望風莫敢誰何但此之害有時而里甲之馬不足無時得休此亦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查得弘治九年事例借撥官馬至瘦損倒死州縣五十匹府二百匹以上借者及管馬官各降一級欽此但借撥有多寡之異致死有前後之殊歲月既深難于查考禁約雖存竟爲虛文小民隱忍而含冤官吏建犯而無忌爲今日之計合無備行有馬府分應督府屬州縣凡過里長出役各照詳前年事例務買馬匹遞以接濟往來該府仍將督買過里甲馬匹毛齒每年開報該管寺丞處查考如有前項侵買放情弊務要訪明輕則問罪發落重則指責參奏仍爲定法州縣官但借用種馬一匹掌印官即以違制問罪管馬官以廢職受罰致損五十匹二百匹以上者照例送部降級其兵備官府佐出巡擅行調用者一體禁革庶幾上下有所持循而馬可無借撥之擾也

卷之七十一

又曰洪武條例凡管馬官更時帶下鄉提調觀看馬匹要見足駒若干見駒若干明白而爲以候太僕寺官出巡比較正月至六月報定駒七月至十月報願駒十一月至十二月報重駒凡季報願駒馬爲舊駒買補孳生馬爲新駒事故交儀等項爲開除季終爲實在徑送太僕寺核繳欽此但法久而廢定駒願駒重駒官吏通不查驗季報之冊書吏率頭人等遂假此以爲科歛之弊迨冊之費能幾何而一馬或歛錢百文或倍于此而計所費亦不貲也况其所開報舊管新收開除之數俱是紙上空文千無一實寺丞出巡未開查對臣今點烙亦無底冊可考兩不相照故民財徒費誠爲無用正德二年御史王濟題奉欽依每年季報之煩盡皆減省惟年終各府種馬并解過備用馬匹數目多寡造冊具奏而今之季報猶在是此例未常革也臣又訪得各州縣官點馬造冊寺丞出巡造冊凡寺府管馬官應給柴炭紙劄俱出馬戶故養馬之費什一爲馬而發者恆什九凡此亦弊之在今日者也臣愚以爲欲去其費當去其名而太僕寺專管馬匹漫無稽考亦於事體未宜爲今之計合無酌量馬匹多寡各府州縣動支無礙官銀通置備張文簿二冊州縣簿用府印鈐記各府簿用太僕寺印鈐記簿字簿寫開春秋月分環字簿寫開冬夏月分其在州縣之簿通將印過馬匹毛齒馬頭姓名一併開造一留本府一發各州縣備去環來按季查考每季要見應損若干管馬通判輪該季點之時府中領出存留之簿前去點視比對聞報不實責及官吏更損倒失者責限追補應壯生駒者別行慰諭又曰修舉馬政誠爲緊急而寺丞之出亦止弔府簿查點各將點過緣由親筆填註府簿俱不必另造點冊虛費民財惟倒死馬匹非寺丞不許收捕其各府之簿不必開造毛齒姓名止寫各州縣原額每季應損倒失定駒等項略節總目一留太僕寺一發各府亦循去環來按季查考每三年印烙之後方許改造一次惟年終各府將買補過種馬并解

卷之七十一

備過用馬匹生過兒驃駒馬照數造冊具奏季報之煩各點馬冊一切禁革應給柴炭紙劄等項俱行州縣動支官銀備用如此絕科歛之路民財自省有稽考之實馬政可修矣倘蒙賜之施行臣當另爲圖式以獻然臣謂倒死馬匹非寺丞不許收捕亦有說焉夫欲生好駒必須種馬之良州縣管馬官追補馬匹非受寵容情即通同買取故所補者常老弱無用旋補旋死大爲民病臣欲以責之寺丞蓋量其必不至于此耳弘治三年會議備用馬歲取一萬以後加派漸多民不聊生正德十年奏派二萬五千匹似于民力少寬矣比之舊規尙加一倍又半也故雖馬多本折中牛派空年分該徵本色馬一萬二千五百匹臣訪得各州縣買解之馬每匹用銀二十餘兩中途草料日費銀一錢計又用銀四五兩若逃亡數多累一人賠買一時力不能及未免稱貸或甚至取諸馬販則所費又倍矣此儀中者然也萬一揀退馬之草料豈能復如前哉致瘦損轉賣與人不能如值之半典賣產棄子女重行僕補故解馬一次中人之產蕩然此外州縣買馬之受病者如此解馬既多寄

養之人戶數少未免差及下戶之人所居不避風雨馬從何地養之未免露之于外寒暑之欺凌霜雪之侵刺馬以病死其產不足以償之此猶可言其甚者一馬死一馬又來會謂幾何死者又繼因而逃移或累死于獄此畿內地方寄養之受病也如此積時累歲倒死數多有司難于追捕通付不省民無所忌頑惰之徒因緣為奸作踐致死捏作何失而弊端百出矣如豐潤一縣前後發下馬一千八百一十餘匹今見在止一百七十有零中間瘦病恆又半之其他地方雖不盡然概可見矣夫州縣買解之馬皆竭民脂膏割其骨肉以求充數發其寄養曾不及鵠鳴大家然言之可傷心也臣愚以為民者國家之元氣所係不小中外受傷彼此交病似非常策所宜憐處此又今日之弊之大者也臣查得十一年太僕寺清查過期天府所屬州縣免種養馬之地實有二萬八千九百三十八頃有餘每地五十畝寄養馬一匹實編過寄養馬四萬一千五百六十六匹其剩土地土今安在哉根本之地尤當致意若也倘蒙賜之施行政之偏弊不無有所補矣

卷之七十一

九

○曰國家之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馬古今牧馬之政班班簡册凡幾變矣我朝永樂以後錦衣旗手等三十衛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各置草場于順天保定等府宛平大興等縣牧放騎操馬匹每歲春末夏初各營馬例該存留聽用外其餘本部推舉坐營官一員請勅管領下場牧放至九月終回營又奏差科道官點閱凡馬匹倒死官軍逃亡領勅官按月造報如有納賄買閑不行提督致馬瘦損者點閱官指實參奏其立法未為不盡善矣奈何各該草場地土附近京師累朝以來節被內外權勢乘時妄指奏討奸人捏故投獻大率門閥耕種侵牟占奪十亡八九朝廷屢有禁例然弊成因襲終難釐正弘治年間乃令給事中御史并戶部兵部委官清查各衛草場有草未墾去處仍舊牧放已墾成田者照畝收銀解送兵部轉發太僕寺寄庫候買馬則是草場之墾而成田其原額之失舊規之廢朝廷固知之矣雖下場之令每歲舉行吏考牧馬之實不過存半之名而已況古人養馬必適飢渴之宜必順勞逸之節必辨寒溫之時在牧則有房在廐則有閑所以國馬蕃

卷之七十一

十

盛而雲錦成羣也今各該草場除耕墾之外可為牧地者無幾其低窪之處則又積為湖淀漫生荏草人馬皆不可近而又無慮次可以隄止無慮房可以蓋蓋馬不免買草以喂人不免裹糧相從常年下場之馬不過三五千匹而一往一返倒死必多軍士貧難逃亡相繼過點則一時聚集點閱則隨散歸雖有下場之名殊無牧放之實法至于弊勢所難驅此臣之所以夙夜疚心愧未能有大經久之謀可以仰裨國家重牧之政者也然又豈敢飾詞隱實以欺陛下哉竊見近日襄城伯李全權奉勅管領下場馬二千餘匹其牧放之苦已不能免于如前所言今又以聽征馬六千益之則人馬動以萬計殆恐管領之官難于調度軍士之苦益有不堪况近日大雨時行暑氣方勝泥潦遍野戰栗中人羣處則有疫癘之虞露宿則有蟲蛇之害炎風赤日灼熱熏心加以飲食不繼寢息無所人困而踏馬疲而病將見數月之內土馬物故不可勝算則有徒拘節省之名坐受虧損之責得不償失利不補傷况緣此重失軍士之心又何有于戰鬪之氣且防虜防寇俱屬高秋正宜留存以俟調發萬一戰旬有悍賊之警邊關有烽火之報雖曰朝呼而夕可至未必馬騰而士盡飽也其于軍機國計豈不兩失而俱病哉昨者伏聞成命臣等即問之都督桂勇又問之惠安伯張偉及訪之下場把總指揮等官又訪之在營號頭等官皆稱非便出而問之道路則人言藉藉士心洶洶憂愁厭苦有莫可控制之意是以臣等不遑事處輒敢昧死上陳如蒙聖慈軫念乞勅兵部會同坐營總兵官從長計議合無將應征馬六千匹責令軍人自領應其就近隨便牧放不必拘之下場仍月給草料一半限限十日赴營操點一次不許私自逃回所騎馬匹不得瘦損違者調用尤為易集待九月天氣涼冷照例回營操練如此其公私兩便人馬俱利軍情慰悅無不感戴天恩而長懷激厲之心矣周用曰古語師教團人養馬冬嚴夏廣冬寒則使之以嚴夏炎故涼之以濟其順時調變以善其生者無不至也今霸州等處舊設草場去處民居稍遠極目荒墟曠無屋宇人馬無所隱庇露宿於莽之中以致暑雨蚊蟲之生噬膚肌膚多度損士卒不樂就牧百計逃避陛下憂其

宿弊近命科道官點開此城防閑之至也然既有以防之舉可無以慮之乎又况迄今所築封堆不過數年風消雨淋漸就平夷將復舊觀其所為今之計不若錄其邊界量立舖舍數座使軍士分地而牧創屋而居馬亦得以就其隱庇復于居中立廟宇以處領勒之官使得便于點開庶幾人馬有依而邊界亦永固矣

王庭相曰團營馬匹乃朝廷武備大計所關軍士領養之後多致瘦損倒死此馬出小民膏脂今處之輕如草芥誠為可惜臣等會看馬之瘦死其故有三草料不足一也給領失宜二也餵養無法三也何謂草料不足查得團營馬匹有日存操者自四月起至九月終止無料無草惟十月入操之後至三月終止二項之馬俱有料而所給之草又俱止三個月以一年計之存操之馬俱有料而無草者九個月似料費而草不足下場之馬止得半年之料而無草者九個月草與料皆為不足矣馬給予官非著己之物自備草料乃切身之苦難得過軍士猶不肯賠錢以養馬况貧難之軍自給不暇安能念及于公家之畜哉無怪乎在

卷之七十一

營之馬日惟饑瘦而多斃矣此情甚堪憐此理甚明無難知者而該部待以舊例止之即如下場之馬弘治以來向隨牧放今草場半為田畝而民間納租銀營馬隨便收放而軍士不出京城矣其牧馬之資非軍士自備而何所出哉此時猶執下場採青之例豈非名實相背而近于膠柱之政乎官以非事例而不肯給軍以非著己而不肯賠則夫無所足食之馬惟日俟其斃而已則馬之為命豈不冤哉且一馬之價小民解俸到京所費無慮三四十兩而乃名此數月草料以致瘦死是所惜者一倍之利而所失者數十倍之多豈非顛越無算乎蓋以掌馬者權不及財掌財者意不急馬競其職以為勝故如是耳使通做一家幹事則草料馬匹皆切己之物必酌量事體之輕重分別利害之多寡而行之豈肯惜些小草料之費而致傷數十兩之多之馬哉合無將存操馬匹再添三個月之草料按月給發牛根六個月共十二根下場馬匹再添六個月之料三個月之草通融放給亦可較一年之用再照兵部團營草場乃為牧馬而設今所收租銀以之養馬乃為本等今則收貯太

僕寺為買馬之用似為不倫且自嘉靖七年題准之後至嘉靖十二年共該六年每年租銀八千四百五十六兩三分八釐二絲六年共該五萬七百三十六兩二錢二分九釐二絲至今並無分毫徵解到寺以充緩乾波重傷國課乎今後草場租銀該部定委廉能官員會同州縣官依期徵收完日通解戶部以備營馬草料不敷之用又查劉竊二州牧馬未開地土劉州尚有地七百二十三頃九十七畝五分劉州尚有地五千二百四十頃二畝二分四釐五絲若通行召民佃納每畝照舊收租銀二分一年共該租銀二萬六千三百四十八兩六錢三分三釐二絲通為給軍養馬之數亦足以助戶部草料之費似為便宜何謂給領失宜軍士家道得過則居必有房屋付之養馬草料必不短少頓覺不暴露今各營軍士家道得過者以顧家為累賄賂人情百方買脫免律差撥務取輕閑富者既不領馬所領必及于貧此等貧軍買房而居待權而食實房則馬必無棲止而露地以居露居則雨雪之來無以避蔽而馬苦矣待權則食必無餘而自養不足則草料之資反以養人而

卷之七十一

馬飢矣馬苦而飢欲其不瘦損而斃得乎合無兵部再行計處差官會同點軍科道官將三大營并團營軍士從公查審但係得過之家通行查出實房貧軍所領之馬一一交與領養如此馬皆得所不致損傷似為便宜何謂餵養失法士卒間出草料散出各處從其自養莫有稽考中間畏法之人愛惜馬匹餵以實草料其馬始終肥壯無他病損有等奸頑之徒未關本色則已賣與與人關到折色徒為自養之具而惟噴以酒糟性熱而味惡性熱則生疔而傷氣味惡則不飲而壯力難強壯之馬數月之後即生疔病不堪騎操甚者不能食槽因之而斃雖有比較肥瘦之令終無以察其草料之實若不制以餵養之法終莫救其害養之弊查得在營得把總下所屬之馬有百匹者有七八十匹者中有上應者有中應者有無應者除上應中應聽其自養不計外其餘應之馬合無兵部科道官再行點單遇食單仍赴京操練每一把總官各會集一處或街或巷空地申酉二時把總官親到其處一二點視會以熟草細料餵之餵畢各散臣等亦不時差人驗視夜間聽其自養一

個月之後點軍科道職有應息者免其會條其有無應息者科道仍行嚴禁不得假以酒糟若被地方兩鄰告發或在營驗出皆送法司問罪如此則瘦馬有處而軍士知警似為便宜得點聽征馬匹雖大情情調近多不過二萬之數再有馬匹存營操守亦不致用倘事勢緊急尤有多州縣寄養備用馬二萬鄰近易取若軍士堪養馬者數少亦不必洪給合無兵部再行計處將國營聽征馬匹擬為定數若干每遇事故倒失至五百匹以上行太僕寺兌給一次以為常規如此不但愛惜馬匹性命而戶部草料之費亦可以節省矣

高文薦曰馬匹羸弱一日不死則其支食草料與良馬同問其登籍待飼者動以萬數而應壯可備禦者僅十之七八耳其二三者可利用也歲費數萬草需以養此羸弱駘然之馬如捐金玉而填溝壑國儲空伍其兩損多矣欲將各馬匹老弱不堪者陸續沙汰約計無逾二千匹耳任伊變賣不計得值多少大都馬即無甚價必二三兩之間令軍收貯而其本馬草料仍計開支持三月之後軍士所得草料又在二三兩之間矣舊例馬匹倒死計年久近貴軍陪價亦在二三兩之間持此三者令軍另買馬一匹必得應壯以實營伍而軍士亦無倒死之憂是所謂草料三月者約銀不過六七兩更馬亦費不更馬亦費但前日之費為虛費今日之費得實用耳而倒死不與焉

卷之七十一

馬政

十三

吳時來曰馬政邊地有官牧馬矣腹裏有民牧馬計丁養馬歲以所草之駒解京備用其法非不善也但久而弊生兼以牧場狹隘而所飼之馬所草之駒類多弱小不堪遂致逾欠數多馬戶逃竄正德二年御史王濟奏准令馬戶朋錢別買解用官民兩便夫種馬之設專為孽生備用馬也今備用馬既別買矣則此種馬不亦索虛名而貽實害乎

合無今後總計每年應計之馬若干某省若干俱照數買馬按季起解將前養無用之種馬悉行焚價解部以備兵船之需如一馬定價銀十兩則每府不等可得數十餘萬兩合各府可得百餘萬兩種馬既革則

考馬並料當收仍令種馬一匹每歲折草料銀二兩則每府每歲可納銀數萬兩合各府州縣可得二十餘萬矣夫戰馬之數猶故也解供之

丁猶故也但于種馬一通融之而無餉獲急用之資百姓免無窮之害此足國裕民之計所當併議者也或以近日秋防兌軍亦取之種馬若種盡革則兌軍將何以裁蓋不知兌軍之數有皆取于寄養馬中自支巡撫漢及于保定種馬乃騎吏聞賣放之端肆侵擾之弊歲亡歲種正民牧之大害而宜亟革者

譚學曰查得先年設有牧馬草場每歲去城三十里或五十里各設若干頃以為春秋牧放之所是知牧馬而不知所以牧馬也然場有三大弊焉不可不察也夫馬既出牧遠者三五十里近者亦不下二三十里一時有警出兵則往返收取之間不能猝至多誤機宜一也每遇大虜臨邊騷伏俟其無備乘間直入常為所掠正古人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糧者二也遠方地土多鹵蕪茂草亦少有牧之名而無牧之實有草之名而無草之實三也為今之計莫若招人佃種曠地厚薄每畝納草若干通計若干歲得草若干計亦可足否則境盡荒田悉為召佃為日加之計臣又查得邊方青腴土田先年多為僧人倚附動成任情占種謂

卷之七十一

馬政

十四

之曰香火土田且多召致姦細佃種日久訪知我地虛實每一入竊如履熟地即今虜勢猖獗兵糧並虛而國家以此有用之物盡捐此輩者臣不知何謂也今該能查革使悉歸公家亦何不可若爾則軍何以有餵養之難馬何以有倒死之患如今日之每一出戰多由馬弱以致陣亡之多如此哉臣聞宣府巡撫官亦曾以此為慮多方酌處已有成議公私稱便後為言者沮撓而竟不行豈不惜哉伏望皇上令兵馬重事行令巡撫官員再加詳議務協輿情奏聞區處

萬公鏗疏曰竊惟營伍操練以馬為先近年南京營馬匹倒失相繼見在者亦多瘦損不堪蓋因領操官軍不肯用心愛養有起減草料者有雇借與人騎坐者有私私走逐及駢載物件者有故意傷殘圖仗勢者其弊多端難以悉舉此固官軍之罪與由該管官員比較不嚴所致及訪得南京守備等衙門及坐營都督等官名下家隨各邑人員多有占用官馬居則伺候于門出則擁隨于後耽誤任意調敬失宜尤為為之患害此則又非該管官員勢力所必能禁沮者查得見行事例官軍

將官馬走避賊等項及雇借與人者各問罪罰馬一匹又一款在京
坐營管操內外官并把總以下官若將馬匹私占騎用及撥與人騎坐
者五匹以下降一級以上降二級例非不明久而人玩至於倒失馬匹
止是領馬官軍有失罰并追納賠項之例其該管官員略無處治罔知
所懲本部舊例雖每年委有屬官一員查點但事多掣肘名存實亡近
年本部因見無益遂乃停止臣等竊思馬匹取于官民者甚難而棄之
甚易關于武備者甚重而視之甚輕失今不處恐馬政廢壞日甚于一
日矣查得近為會議重大事宜諸乞聖裁以神修省事因操江官軍輕
壞戰船該工部擬議添差南京兵部屬官點看及兵科給事中與同工
部屬官點看合無比照前例今後各營馬匹添差南京兵科給事中一
員與同本部委官查點行令各營將原領馬匹查點查出倒失事故若
千所領官軍姓名年月及馬匹歲數毛色各就填註于下仍將本營把
總管隊等官職名明白開報以憑查考每上下半年各造清冊二本送
本部委官并兵科給事中處交收過存操時月常加點開除官軍倒失

卷之七十一

十五

原馬及雇借駐紮坐營以下官員私占及撥與人騎坐等項俱照依舊
例參問追罰降級外其該管官員名下官軍倒失馬數多者亦當量其
輕重住俸參問但例未該載本部難便定擬乞勅兵部查點京營馬太
僕寺少卿所奉勅書開載等例備行本部轉行各官遵照施行仍行南
京守備等衙門并坐營都督等官各嚴禁下人不許仍前占用官馬如
守備衙門或有舊例亦當定與匹數庶免冒濫以後再有故違占用之
人若係職官比照坐營等官事例參問五匹以下降一級以上降二級
係練史舍人等項比照官軍事例問罪罰馬一匹若占用三匹以上者
仍從重罰馬二匹各衙門敢有不以軍國馬政為重占據阻撓者聽委
官員呈本部及兵科給事中各指實參奏其下場牧放之時舊該監察
御史一員點視各項事例照前一體施行臣等又為經營切近營穀之
下北來馬政甚多廢弛近該內閣輔臣極言其弊荷蒙聖明采納申勅
開營內外提督等官依擬著實舉行况南京法令寬嚴又有甚于京營
者更乞天語丁寧重加戒諭庶臣等各官得以遵奉行事而積廢馬政

可以漸次復修矣

于慎行曰漢時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官奴婢三萬人養
馬三萬匹其苑牧之盛如此唐時王毛仲張萬歲所主監苑亦在關中
蓋自秦非主馬汧渭之間天下蕃牧皆聚于此今陝西太僕所主監苑
想因漢唐之舊而馬數之多則相去遠甚自陸慶以來通關互市歲得
胡馬數萬無所用之至令軍士領善公私須費若修舉陝西馬政北邊
所得胡馬皆令困人主之清數牧地稽補圍卒可使苑政修舉馬蕃
息關市之貿易惟恐其不多矣
吳允中曰直隸河南山東歲解馬二萬匹每一匹馬除官銀三十兩外
民間賠費不止加倍俟解一出舉家皇皇一聞揀選中人之產如遭滅
門之殃搜括無備為之質田園貨家門再購良馬以往及至而復揀選
矣甚有再之不已而至于三矣收者未必皆上廐退者未必皆驂駟總
之暇味五色而妄為顛倒耳哀哀小民囊橐能幾而能堪此苦累也田
園耗盡梓連同宗同宗幫盡蔓延里黨此六七年前故事而三省瘠瘵

卷之七十一

十六

迄今尤未貶也間有節愛有司改為官解小民如脫水火然揀選多而
買補無濟則亦法之窮矣夫小民之依解之苦如此一給貧軍則視為
棄骸草料付之馬有或轉僱于郵傳或坐占于官紳終日不見寸草粒
豆夜來突以惡聲相詰一飽無時暴露于烈日嚴霜之中雖有驛驢亦
不數月而骨立如柴矣萬一烽火突傳謂能策此以折衝禦侮耶臣願
皇上亟勅兵部以及閤寺痛禁貧軍之踐蹂力刻棄費之強占而至于
解馬苟非驚多老病無或任意輕擲惟責成有司如式解進苟非昏蒙
之吏斷不敢以數段連戾而三省殘黎庶有瘳乎
袁表曰前輩謂賦之于民不若貨之于邊貨之于邊又不若牧之于官
今國家兼三者而用之其牧于官者即唐四十八監宋十八監之意也
然監坊牧地多被權豪奪封或為皇莊侵佔弘治間雖嘗清理而因循
欺蔽者不能盡無以致牧地日蹙而華患未嘗思孟子言百畝之田
可勝入口今地一頃而牧馬不能二匹豈差官踏勘牧地果有膏腴
可樹藝者不問侵占未占俱發民為業量起徵科以助徭徭另擇山林

原屬耕而宜牧者置為牧院如此則所征之餉秣可以資飼養之不
周而所置之牧場亦可免斃家之虞矣其牧子民者即王安石之遺
謀也但宋人保甲養馬自願者聽及以官馬給之既免其糧草俟免其
他役今日則論丁養馬丁及數者與之不及數者足諸他戶不問其願
與否也糧草戶役征輸如故既為身而差復為馬而役既供獨糧以給
公家之用復備獨秣以為官馬之養其害比宋為甚矣夫養馬之令生
必報數死必責償一馬之饑未償而後馬又斃前歲之生未償而後歲
又生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死者日繼而賠償無已民何以為生乎順
天河南山東之弊政莫此為甚今當悉收之于官不然而官係為之制
如一家養馬一匹應盡竭其難役置免其糧稅周禮持居四之一今當
做其法凡壯馬四匹則收養一以此五家為一伍一伍之中歲止貢其
一駒母馬過十二歲即委之于養馬之民聽其需費不責其償而得給
以新馬四匹為社五社為甲甲有長歲一閱其肥瘠錄呈而報者責其
償生者課其入庶無損于官而稍寬于民矣又官馬民馬凡有征行給
西國四見 卷之七十一 十七

于騎士須先進強壯者後及次者皆書其齒毛體質及主者名指弱者
勿以給非惟行陣有誤而偶致損斃恐累單賠償又凡給馬有損常依
周禮旬內則償旬外則否之意勿泥今律死損並不准除之文蓋軍人
貧困固有賣三子不足以償一馬者何不諒也雖在旬內而馬有奇疾
不救衆所共知者惟取同伍保勒以皮尾入官而已雖在旬外而飼秣
不常非時馳逐凌辱致死為衆所共知亦審其情而責其償不可盡死
也若今之茶馬司之圖以無用之茶易所重之馬似未為先計者然如
分設官吏計民課茶固已不勝其費及其得馬而回也在道之糧草停
泊之廄驛大率一馬之費不下二十千而所得之馬又未必可用焉若
減市馬之茶直賜養馬之民戶而易其一伍中所餘之駒則貨不出國
而馬自足供也

沈昌世曰夫馬之耗也馬政弛也必先詰其弛之故而後補救可施國
制自應西監牧外馬皆民牧解使而後給軍故馬之生嗣命在民民不
瘠而馬始肥馬之死制命在軍軍恤馬而馬不耗今種馬寄養馬比戶

口而賦之有編審之擾有點視之擾有交兌之擾有印烙之擾此皆吏
胥料索里甲浸漁而馬之獨殊煩費不與焉起供馬匹每置革退又補
數十金以飽奸胥民力苦于徵刺不遑及馬故馬卒弱小若軍士得馬
豈不欲罄控沃若馳騁射獵而馬多倒死者戎吏咎也戎吏有親值
養之家丁有往來承奉之過客皆借騎軍馬馬必擇駿足揮鞭迅馳
軍流汗踵隨鞍行露宿或馬未倒而人先損矣故軍士爭盜馬利焉
獲刺一有壯騎營中國視為不祥給未旬朔伏櫪已痛往者馬死責軍
賠償實軍何事堪此重費率敵宵不行若移此令行之戎弁亦尤日
竊計馬力可支十年十年內營馬無故倒死令把總等官買賠馬倒數
多則創軍實證當行革職此曹庶知警乎議者憫民疲困欲將使馬計
匹數銀斥賣無用之騎以休民力甚盛心也竊惟祖宗制度修復則可
變易則不可知昔年鹽法之變額增數倍當時謂治國奇策孰知邊
匪乏至此極哉國馬不畜邊方乏騎坐收折價戎吏侵欺名有實亡猝
遇虜警捐厚價以收救段將焉用之故弊但去其甚耳舊制十五丁養
西國四見 卷之七十一 十八

一戰馬三年課一駒民不為駒自種馬變而解使解使變而有改折有
本色盤紛紛矣無種而償其駒無馬而取其值國家假牧馬以收厚貨
之入似于養狙小民因折買而受奸胥之逼實為飽蠹因時救弊其在
復種馬乎復種馬獨難惟課生駒能折買偶有走失民當別市但案籍
胎毛色不必盡同年居稍寬法制民得騎坐演習則驍陣不驚解使
開法務簡易則奸吏不勒索馬大蕃而民亦惠焉矣陝西牧監初甚
耗減總制楊公一清兼理之馬增數倍今監院卿秩薄為左遷陞轉不
常事多掣肘雖張萬歲王毛仲不能收養鑄效也宜委通茶總臣兼董
監事久任而責其功績俸進秩卿貳都御史皆可兼假有司聽其舉劾
則人不致并駁視而牧苑軍吏就奉法別業繫駒以廣其生時涼煉堂
無料以厚其養禁盜賣節使散以防其耗人所抵掌談者可實舉行耳
嗟乎數皮歸資市馬特金鎗之續矣茶馬不請水土牧吏為之擢眉過
將請乞紛紜太僕其措內應非外臣所詰徒扼腕矣馬為得不耗寄養
之例不可增俟散之例不可減駭牝三千惟望西牧死耳秦良之商

為天下最是在得人而任乎

又曰我成祖定鼎燕都設立太僕寺以總牧圉之政督理直省馬匹惟足華息牧養驛駒選依以備給兌團營騎操防守都城拱護陵寢有事征討入衛應援之用蓋其重哉迨宣德正統間馬日蕃庶恐養戶不勝間以銀易馬則馬政之一變矣隆慶時種馬盡行變價南馬俱改折色惟北直隸河南山東陝西六分折色四分本色則馬政又一變矣自馬政迭變開寺始有錢糧之入積至一千有餘萬原非初意儲之為買馬之資浸假盡為戶部所借而開寺枵然無餘矣其在今日則隆慶時所著為例各省直歲額解折色四十二萬有奇乃所存本色四分計春秋二運不過六千餘匹耳此六千餘匹者寄養附近州縣補兌三大營不足而謂可復改折耶以馬則無復可折以銀則祇有四十二萬之額解乃供各鎮四十五萬之年例則不得不欠矣又增額外登極之皇賞則愈不得不欠矣積欠之數固多遑議之需尤亟于是又有欲以春秋二運改折者夫亦計盡無復之耳然而非所以為例也和制三大營額設

卷之七十一

馬政

十九

馬三萬餘匹今缺六千匹需兌補乃東西兩路寄養馬僅一萬餘匹兌補之後止存四千而年復一年馬之倒死者從何兌補則將無馬矣神京根本之地居重取輕就壯萬乘之威靈者而謂三大營可以無馬耶乃言改折之便者謂依馬每匹給價三十餘兩寄養額銀任意吞肥而貪緣打點賄賂充數俱取足焉其所用以買馬者不過三分之一二中間寄養貽害解運右印烙使費倒死拖累難更僕數究其害還中于百姓若改折解銀二馬之費到邊便可買馬五匹即以所餘者充餉而諸省費小與焉故三分本色七分折色當永為定例者也夫租制種馬以壯京營制甚善也種之既久而馬輪則議折折之既久而價多則議借乃戶工二部之借者止於不還而已邊鎮之借者遂緣以為年例迨自天啓以前四六改折折之所解歲四十三萬餘兩種可留餘地以養民間之拖欠至二三年間復增銀花之費十萬餘兩而寺有大困矣况皇賞功賞逾于額外故邊鎮馬價缺于額中今止酌為半補之法捉襟露肘之苦已備見矣蓋任者以職掌起見惟欲守種馬之舊而議者以餉

兵起見惟欲從折馬之權不知病有標本治有緩急急則治其標不得

不為今日之兩運全折而治其本不得不仍近制之四六本折也王家植曰蓋聞地用莫如馬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蓋其重也今日馬政不修軍國罔賴脫有緩急處所恃之獨相之機發千古不傳小駟之驅馳饋餉難制况步騎之不敵有識者辨之暴虎馮河之智奈何希突營實陳之奇哉大約古今華牧之略不出文皇帝聖算兩端其一擇水草便利地縣官自牧之苑馬諸寺其遺制也其一合比軍民之家戶自為養而之種馬後之寄養馬是也但法日久則變生變愈多則害集所謂馬政之兩端者皆非其故矣夫天下無百年無事之時國馬無十年不罷之力廢別羣繁駒之令則孕字失其時疏巡行稽驗之方則騰驤得其腹故種馬一變為解俵之例而牝馬無所用之矣解俵一變為本折之分而馬愈貴愈寡矣邊方請乞之疏踵至而馬價耗矣苑寺之職不修而邊馬愈不可詰矣廩市徒受其名而胡馬無南來之利矣太僕不得問內廐而內馬之消息付之烏有矣此皆馬政所由破壞

卷之七十一

馬政

二十

也因時救敝莫如復租制而變新條舊制十五丁養一馬三年課一駒備馬之需即取諸餘馬之數或買之四戶馬之內此良法也未幾改而解俵本色折色紛紛矣小民無故而增買馬之錢真如無田出租貪吏有緣而咀馬頭之賄無異掇金白日徒令奸商獲厚售得劣居奇貨耳故種馬復而民息肩於解俵息肩於解俵而馬之市販當日微種馬復而民盡力於牧養盡力於牧養而馬之生息當日益種馬復而民導利以代賦導利以代賦而民之安養當漸紓種馬復而民計日以待餉日以待餉而兵之爪牙當日振兵部所謂寄養之源在地地存則馬存或調取或追補自可因體以求用華生之源在種馬種馬存則駒存或俵用或折價自可循名以責實蓋見及此也且苑監諸司茶馬諸市皆以牧馬助軍希得實用今諸邊餉乞往往免折此祖宗朝所絕無彼平日何所事事而欲分餉補一萬之計為九塞之用乎無事而推之舉上有敝而括之民開與術虛銜假之資羽林空數段之乘居重馭輕似不若是之疏且略也為今之計復寄馬重寄養之馬絕九邊陳乞之馬酌

各省折色之馬嚴寺苑互市之馬庶幾馬政少有裨也五行志曰馬大瘦死夫去其備危亡隨之是誠當圖上利病以備財擇

隆慶年間修馬政議在盡物養之宜百姓養馬四時之中惟夏秋之月為易而冬春之月為難夏秋天氣和暖水草放牧隨宜休息無凍害之苦比至冬月春初草枯水涸風烈氣寒無牧養之便在家鮮芻料之儲

雖田畝有所入貼戶有所資而官司查點未及目前之凍餒方殷雖坐視其馬之弊而有不恤者亦其勢然也甚者人尙無食何以飼馬人尙無居何以棲馬故馬之倒失惟寒冷之月為多一歲之中自十月至二月於此數月而能善其餵養保其應息則一歲飼牧之功思過半矣請

敕古監牧之制而為團槽餵養之法州縣附城擇寬闊空際水草便益之地每馬二百匹或三百匹為一苑每馬三匹為一廄自十月起至二月各養馬人戶通令在廄餵養霸州文安曾有行此法者一二歲間馬匹應息異於前但以一時草率未有定制官雜任而政即廢也

永樂年間官設苑監之法更議裁酌經理選擇郊外豐曠之場分倚營西四圍見

卷之七十一 馬政

軍之營畜馬者率馬而時牧焉官備牧料列應撥備隊兵醫試如法調其水草適其遊息官每較馬肥瘠以示勸懲操時定等牧時別科申其良健而汰去其羸劣諸督牧長帥亦必以馬肥瘠示勸懲

太僕寺志顧存仁考丘文莊公云自唐以來中國馬不足往往與戎狄互市然多費財用而實無益於用宋南渡以後失中原宜馬之地而所資以為戰騎者求于西南夷蓋有不得已焉者今世全得中原之地凡西北高寒之所宜馬之地皆為吾所有苟處置得宜牧養有道與草得人又何患乎無馬乎思無其人耳宋李覺言于太宗其說亦如此然今馬常患不壯以無善種當必取之戎夷而楊文舉公乃謂得西寧洮河等衛茶馬番馬以之給軍時操周濟邊用以之作種則風土異宜華牧多損余恐不然唐初得突厥馬而開元之馬以雜胡種而益壯陝西風氣與番近豈有不宜若丘公之論施于中國馬盛之時則不可易矣夫馬必有種是稱青海駿馬日行千里蓋乃得波斯馬種云

日凡養馬冬暖屋夏涼棚頭不繁行相離稀間槽道源淨快擇

新草節繁粟豆苦熟料用生水浸淘放冷方可餵之其飲馬水切忌鹽水凍料塵草砂石灰土蛛絲諸雜毛髮食之即瘦瘠生病或以鹽水飯者勿多多即損其腰腹以成腎冷之患即惟宜新水以時飲之遇夜不飲冬日飲乾便須擇行即無傷腹矣仍日看其糞頭若頭清若濁即無病矣凡槽忌以猪槽及用石灰洗飾馬有汗繫于衙門此三者皆令馬落駒能日常繫猴猴于馬坊辟惡消日病

日弘治六年太僕寺卿何鍾條陳六事其三言餵養無法軍士受惜馬匹餵以實草實料其馬始終應壯無他病損有等奸徒未開本色則已賣弄及圖折色使取自給而惟以酒精噴馬酒糟性熱而味惡性熱則馬生瘡而傷氣味惡則不作應而損力雖強壯之馬數年之後即致羸損甚者不能啖槽因之而死今在營每把總下馬有百匹者有七八十匹者中間有上廄者有中廄有無廄除上廄中廄聽其自養無應之馬每今把總下各會集一處街巷空地申酉二時把總官親至其地點視以熟草餵料餵之一月之後科道官查驗有患若免其餵養其

無應者懲之仍行嚴禁不得緩以酒槽如此則馬不致瘦損而軍士知警矣武備未嘗一日而忘則馬政亦未嘗一日而不講是故有苑囿焉若吾民之有田廬也有芻秣焉若吾民之有園困也有耕勸懲鑑焉若吾民之有衣被履屬也至于人力所不能及則又立祀以主之亦猶吾民之有先農先倉焉者備如是當是時歌于皇華則云駉駉駉駉田于秦則云駉駉駉駉牧于魯則云駉駉駉駉延至于漢猶曰闕巷有馬而千百之間成羣何則養之日多而用之日少也養之多則力有餘用之少則力不匱故神教其祀民受其福而邦家亦永有終賴焉馬之有益于人國也亦大矣京臺之馬以備騎操戰陣之用平日必時加鞍勒鞭策俾其練習閑熟乃緩急足倚如止焉牧安佚則血氣凝滯精神散漫取用難必其營不諸奔逸不足勝操戰陣安所倚之是以古有善御之法為是爾近歲廣東春本寺磨問卿疏古人之練兵也不惟習其人又習其馬一行陳兵機將焉馬職人專曉然自喻于搖手舉足之間故所向皆克有如目不習旗鼓之容體不習鞍轡之事而以試于敵欲無敗

卷之七十一 馬政

西四圍見

卷之七十一

西四圍見

西四圍見

西四圍見

西四圍見

西四圍見

西四圍見

西四圍見

西四圍見

西四圍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卷之七十一

自是爲漸充實矣

洪武七年命刑部侍郎李浩及通事梁子名使琉球國以文綺百疋紗羅各五十疋陶器六萬九千五百事寧金九百九十口就其國市馬九年增給廣東馬價先是遣兵部員外郎程益監察御史閻裕往廣東市馬民間馬少率于蠻夷轉市以售于官官雖償其值而道途往來耗費民以爲患上聞之曰民爲國本馬資國用奈何欲資其用而先傷其本乎命厚給其值十六年勅諭松州衛指揮僉事耿忠曰西番之民歸附已久而未嘗責其貢賦聞其地多馬宜計其地之多寡以出賦如三千戶則三戶共出馬一匹四千戶則四戶共出馬一匹定爲常賦庶使其奉君親上奉朝廷之禮也諸蠻夷酋長來朝者悉獻其所乘馬詔以鈔賞之附州民王忠應李朵兒進馬各賜衣一襲鈔二百錠兵部奏定永寧茶馬司以茶易馬之價宜如河州茶馬司例凡上馬每匹給茶四十斤中馬三十斤下馬二十斤從之二十年高家奴等市馬高麗還言高麗王表請不受馬值上不聽諭禮部曰朕待諸番務以誠信彼前聽約

卷之七十一

馬政

二十一

而議更變空內養而屬外慶非奉公之臣教時之策也國初馬額多至數十萬孝廟時亦有七十萬之多良以陵京重地護衛當周京軍十有三萬而馬更過之自種馬變爲依寄而額日蹙然猶牧養近地以備總急今何時也萬卒星馳豈堪徒步且請討之議屢奉欽依嚴行禁止令甲昭然今保定總兵魯欽請以解京馬價支收買馬矣不知今日京師何恃而僅值六千八百之馬謂足用乎謂有備乎而外鎮更急於京師乎忍于借價收買是欲空人國矣全遼已失奴隔一牆東省之妖民黔如嘉靖庚戌之變虜馬踐交關世宗皇帝以馬不足用赫然震怒竟置幸臣于法而今日之馬豈更富于世宗時哉在在思逞豈更減于庚戌時哉一旦馬不足用貴將誰歸即珠魯欽其何濟矣且馬價一匹例止三十兩耳欽謂一馬可買三馬則以十兩買一馬矣古有千金市駿以爲招徠今以十兩之值欲飽市者之心則數金之馬尙可謂之馬乎祖宗定馬之則年以四歲高及三尺七寸以上則形偉者力強歲少者副走而每匹草料銀七兩二錢正預備待用之意也今欲以草料并入馬價無論召買馬課養馬果能絕食否乎輕議更張節省買馬是徒供他日謀買之扣剋不思甚矣若謂事有關於民間之利病祖宗豈不審之甚熟哉願臣受命印馬職掌所關雖該部奉有明旨然深維軍國利害匪輕安敢無說而至于寺卿張典玉所議給與平人自買誠爲閭時救弊之計但東警不謀朝夕而市者未易遠來倘預給價而後買貧軍難免遁逃先交馬而傾價貧軍亦難應發而疏末云行此一年後不爲例是知祖宗立法自有深意不可更易第行暫時之便已耳臣謂惟此一年之內緩急最爲巨測莫若仍舊買之爲妥也伏乞皇上勅下兵部從長酌議亟行該寺遵照祖制速催題取馬匹務足二萬之額庶陵京有恃臣愚幸甚

住行

高帝時南征北討兵力有餘唯以馬爲急故分遣使臣以財貨于四夷市馬而降虜土目來朝及正元萬壽之節內外藩將皆用馬爲幣